张世英“万物一体”学说的美学意蕴

孙 焘

(中国戏曲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系,北京 100073)

摘　要:张世英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吸收融贯中西思想资源而形成的哲学学说,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该学说突破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在整体精神世界建构的层面上讨论美和艺术的概念、美与真善的关系。该学说强调审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扩充作用,将自由的审美境界置于精神世界的最高层面,围绕着“不同而相通”的主张,而广涉自我意识、崇高感以及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时间观和伦理观,为当代美学问题研究展开了精深而宏阔的格局。

关键词:张世英;“万物一体”;境界;美学

中图分类号:B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060-06

当今时代,“存在感”已经不仅是理论家的说辞,而早已进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一般讨论中。探寻自我、信仰重建、多元共存、价值观整合,都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也是各人文社科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共同背景。在此背景下,中国当代美学就不能仅限于讨论美和艺术的概念,而要从反思审美活动的角度切入到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

张世英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万物一体”的思想是吸收融贯中西思想资源而形成的哲学学说,对美学基本理论的推进也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除了美学理论一般涉及的美和艺术的概念、美与真善的关系,张世英还从整体的哲学视角探讨了审美与历史、文化、信仰的关联。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梳理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之于当今中国美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意义,最后概括总结从朱光潜、宗白华到张世英的一以贯之的治学原则。

一、以“去蔽”而彰显存在意义

关于美学的基本概念“美”与“艺术”,张世英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系统性的哲学阐释。这种哲学阐释并不是从辨析概念入手,而是从对“人”的哲学反思入手。张世英指出,人有一种超越有限性的内在追求,审美的需求寓于这种追求之中。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有两种超越有限存在的方式,一种是符合论,一种是去蔽论。两种超越方式塑造了不同的美学理论体系。

符合论把现实中的有限存在作为“现象”,以追寻现象“背后”的“本质”来超越有限。美学中关于“美本质”的讨论,对“审美对象”及其“客观属性”的讨论,都是符合论的表现。符合论在艺术学当中则为“典型论”。依据“典型论”的观点,只有普遍的、抽象的概念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个别事物只是反映本质概念的“典型形象”。张世英指出,“典型形象”受制于内涵和外延确定的抽象概念,取消了意味无穷的想象空间。① 符合论也导向主客二分的思想定式:作为“主体”的“我”和作为的“客体”的“我之外的世界”或者“我之外的他人”相对立而存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黑格尔之后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普遍质疑。中国学界比较熟悉的是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去蔽论”。

海德格尔以“此在”与“世界”为中心的存在论取代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彼此外在和相对而立,而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张世英用中国人熟悉的“人生在世”来诠释海德格尔的“在之中”。“人生在世”意味着从整个现实世界的角度理解人生,也从人

收稿日期:2016 - 05 - 20
作者简介:孙焘,男,山东青岛人,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讲师。

①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7 页。

生的角度理解世界。离开了具体的“此人”,并没有一个抽象的“人”存在。离开了现实的渴求、欢愉、苦痛、希望,也并没有一种抽象的“人生”存在。任何“在场”的存在者都跟其他无穷无尽的“不在场”的存在者具有联系,全部关联的“无止境的动态整体”即是宇宙本身。人之于宇宙并不是“意识反映物质”,也不是“主体认识客观对象”,而是一个具体的、有限的“存在者”对于无限“存在”的自我觉知。人之超越有限存在,就是觉解那些与自己切身相关并且在根本上塑造了自己的现实关联,不断去除观念和欲求对人生的束缚。去蔽论有助于我们破除本质主义的束缚。张世英认为哲学应当“由枯燥、贫乏、苍白的世界转向活生生的有诗意的生活世界”。① 同样,美学也需要从“主体”“客体”“关系”“实践”“艺术品”等纯概念的圈子里走出,面向灵动的、多变的、丰富的审美活动本身。

现实中的人生意义的空洞化,折射着思想领域几十年以来“见物不见心”的积弊,张世英的“万物一体”学说重新将“美”归于人的心灵。宗白华论中国画法时强调“灵的空间”。② 张世英也说:“人与万物(万物既包括物,也包括人)都处于一个无限的精神性联系的整体之中。无精神性的物本身是抽象的、无意义的。处于审美意识中的物(艺术品)之所以能与人对话、交流,就在于人与物处于精神性的统一体之中,处于人与世界的合一之中。”③对于“心”的重新发现,并不指向认识论话语中的那种被“客观”决定的所谓“主观”,而是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国的学者尤其会联想到王阳明的“山中花树”的例子:离开了人心,深山中自开自落的花并不存在什么意义。只在被人欣赏之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方才显现为美丽的花朵。其实,不仅深山里的花树不为人见,即便我们身边的事物也可能因为“熟视无睹”而沉寂。审美就是让那些日常熟视无睹的事物重新进入人的视野。叶朗认为,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最能概括“美”的实质:“美”既不属于“客观事物”,也不属于“主观意识”,而来自“吾心”与“万化”“相值而相取”所生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意象”。用形象的说法,就是人心“照亮”了世界万物。叶朗在《美学原理》中提出了“美在意象”的论断。④ 这个论断的思想基础,即是基于存在论思潮的去蔽论及其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相通的那些观念。存在哲学的去蔽论与中国古代思想在当代美学中的衔接反映着美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层面取得突破的趋势。

“符合论”和“去蔽论”也对应着不同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符合论”设定了“主体”认识和控制“客体”的权力支配关系。比较而言,“去蔽”则是存在者从自身意义出发而超越自身的过程。经由这种超越,人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事物、其他人一样都是平等的有限存在者。张世英多次引用 20 世纪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提出的一对概念:“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在“我—它”关系中,世界对人呈现出来的面貌是“被使用的世界”,而人最终也会把自己变成一种工具,只能依靠“身外之物”活在“过眼云烟”之中。“我—你”关系则支持了一个个存在者之间彼此平等的、意义丰富的“相遇的世界”。张世英将之解释为“与人的灵魂深处直接见面”,或说“赤诚相见”。⑤ 这种自由的、平等的、创造性的“我—你”关系是审美关系的存在论基础。在“存在感”已经逐渐比“占有感”更引起重视的当代中国,强调“被使用的世界”与“相遇的世界”之间的区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回应着十分突出的现实问题。

二、境界论、崇高感与“感兴”

去蔽论与中国古代的境界论有更多交集和互动。境界论是中国美学的特色所在。

“世界”是人赋予了意义的宇宙。依据赋予意义的深度、广度和角度的不同,每个人都拥有其自己的世界,中国学者名之为“境界”。主张“境界”的学者,多将人生境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冯友兰将由低到高的境界层次概括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⑥ 张世英近之,把境界层次

①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160 页。
② 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2 页。
③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249 页。
④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55 页。
⑤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257—260 页。
⑥ 冯友兰:《新原人》,《三松堂全集》第 4 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6—509 页。

概括为“欲求”“求实”“道德”“审美”。自然的、欲求的境界以满足生物体的基本需要为主,近于一般的动物。但人都不会停留在自然境界,而总要寻求超越动物性,人与人的区别在于超越的方式。功利或求实的境界是通常所说的追逐名利,道德的境界则近于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的超越方式虽然广度不同,却都有“不自由”的局限性,美的境界则因自由而高远。就欲望言,审美是“对存在的淡漠”,就观念言,审美打破了观念的拘执,“回到事物(人生)本身”。

张世英特别指出,审美境界的最高层是通于宗教信仰的“崇高感”。之所以不在审美境界之上设一宗教境界,是为避免有关于人格神崇拜的误解。他由是而提出了“无神的宗教感”。① 这体现了哲学家对于信仰的态度:信仰不是对于外在对象的迷信式追求,而是对整体存在意义的自觉。张世英将“无神的宗教感”置于审美境界之顶端,发挥和深化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

言境界者易流于虚蹈,张世英则追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审美的自由境界固然高远,却不可以脱离功利的、道德的层面而单独成立。仅凭想象,或满足于口说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等难免于浮面。张世英以研究黑格尔为学术根基,深得辩证法之精神。他强调“挣扎”“磨炼”“与忍受相结合的愉悦”。他说“希望总是与实现希望的劳作紧密相连的”,并引用康德之语“希望是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的转换。所以,一次希望就是一场不平静的战斗”。②

言境界者亦多失于玄秘。如何切实地让人的精神生活提升到审美境界? 张世英提到两个重点,一个是“惊异”,一个是“想象”。就美学而言,两者都与意象学说中的“感兴”有关。

张世英指出,儿童和诗人都常有诗意,两者的特点对应着“惊异”的两个阶段:一个是从混沌无知到自我意识初显的时候,另一个是打破一般的自我观念而创造新的、更大的世界的时候。前一个阶段是自发的,后一个阶段是自觉的。③ 一般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了无趣味,是因其自我意识通过知识、判断确立起来之后,失去了进一步创造和提升的余地。确定的知识、固化的判断都是“惊异”的对立面。少数人则以其创造性活动赋予人生新的意义,也为文化注入新的精神活力。这正是老子主张“复归婴儿”的深刻之处。

想象也让人突破现实的有限性。想象活动发生于人的内心世界,看似是完全主观的,但其价值却在为“客观”的事物赋予丰富的意义。现实的“物”表现为在场的东西,而它的内涵和意蕴则寓于与无穷无尽的不在场事物的联系中。这些处于遮蔽状态的不在场的事物的意义,就要靠想象来揭示。“想象为我们拓展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疆界,它让我们伸展到自身之外,甚至伸展到一切存在的东西以外。”④张世英还指出,想象揭示的联系并非仅限于艺术活动中,科学发现也以想象、虚拟为创造之源。⑤ 人心的创造力正是审美与科学之间的深层联系。

在认识(真)、道德(善)、审美(美)诸人类活动范围中,“惊异”和“想象”最常见于审美的领域。张世英对“惊异”和“想象”的阐述充实了意象学说中的“感兴”概念。“兴”者,起也,即精神世界的扩充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需要由“惊异”激发,由“想象”推动而逐步接近“万物一体”的高境界。叶朗的“意象说”美学体系以“感兴”为审美活动之始,以“意境”指代高层次的审美超越,尤其强调艺术、科学与宗教神圣感的相互贯通。叶朗的意象说与张世英的境界论都来自中国美学的传承。

三、时间观、伦理观和文化观

审美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但并没有一种脱离了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个人”,也没有一种孤立的、纯粹的审美活动。对于审美活动的理论反思应有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层面。张世英的“万物一体”学说在历史观、伦理观和文化观等方面皆自成一体。他强调的“流动”“不同而相通”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维度审视美学问题。

历史观、伦理观的深层是人的时间意识。“符合论”追求一种可以被概念定义的不变“本

① 张世英:《境界与文化》,《张世英文集》第 7 卷,第 259 页。
②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425 页。
③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148 页。
④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53 页。
⑤ 张世英:《境界与文化》,《张世英文集》第 7 卷,第 74 页。

质”。科学概念,比如“圆”的定义,在其适用范围内永恒有效。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概念却只能概括过往,不能一劳永逸地厘定社会生活。若从静止的概念化的角度看待历史,“传统”就不免是一种与今迥异的“国故”。就“传统”与当今的关系,人或激烈地“反传统”,或执拗地“复古”,两极端之间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同一思路。张世英提倡“流变的历史整体观”,主张“我们应当摒弃那种一提到发扬传统就是发思古之幽情、维护旧东西的陈腐观念,而应当强调如何从旧传统中敞开一个新世界。这种敞开一方面是由传统出发,一方面又是展现未来。出发点是既定的,前景则是无限的”。① 执着“稳定”者不能察变,迷恋旧物则自绝于未来。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蕴含于“其命维新”(《诗》)“日新之谓盛德”(《易传》)等思想之中。中国美学、艺术学当中关于“法古”与“法自然”的讨论、当代有关“经典常新”的提法不绝如缕,张世英的“万物一体”(“时间场域”)为之做了哲学的阐发。

在跨文化互动日益深入的 21 世纪,“流动”和“相通”之于文化沟通的意义尤其凸显。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助长了现实中的隔阂与冲突。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西方思想界逐渐在此层面上有了自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等都从“主体”这个理论设定入手来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张世英梳理了这些理论上的努力,并提出了基于东方哲学的观点。他指出,理性的讨论可以推动合作,却不会激发情感上的认同。人能善待他人和万物,首先是基于彼此共存的“唯一宇宙”的情感体认。② “同类感”带来了内在的尊重,进而由“美”促进了对差异的欣赏。有了这种尊重和欣赏,古人理想中“由近取譬”的“仁”才得以可能,张载信仰的“仇必和而解”才得以可能。

张世英的“万物一体”学说将诉诸体验的“同类感”给以理论的阐发,也在思想的深层促进着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限于篇幅,仅举二例。

一是关于“生态美”的讨论。随着大规模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冲击,西方的有识之士最先开始掀起以自然生物、生态的“权利”为重点的生态主义思潮。美学界也有“生态美学”的口号。叶朗指出,建立在权利观念之上的是伦理学,而美学则要阐明万物何以为人欣赏。他指出,从中国《易传》的“生”到周敦颐、朱熹论“仁”,中国古代思想家以“生意”概括了一切众生在可欣赏意义上的共通处。生态美学当以这种“生意”作为基础。③ “同类感”让伦理意义继续扩大,到达了美学意义的“生”。这跟由“道德境界”而上升至“审美境界”的思路一致。

二是从美学的角度反思个体与群体、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严复曾敏锐地以“群”与“己”的关系来剖析近代化以来的文化问题。群己关系在美学中的表现之一,是基于个体独特体验的审美经验如何具备普遍可传达性。这个问题早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时期就已被康德、席勒等思想家意识到了。但他们囿于主客二分的思路,并没有对此给出很好的解释。19 世纪哲学遗留给人类文明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凌驾于人之上的“绝对精神”必成为压迫人的权力工具。冷战结束以来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则走向另一极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倾向于冷漠地共存,缺乏积极的共享。张世英指出,不同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旨在“使普遍性适合个体性”,重在个人的独特性如何为他人所理解。④ “万物一体”强调“同类感”,却并不抹杀独特性。每一个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需要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个人又与其他人、其他生物处于“唯一宇宙”之中,所以还可以互相欣赏。在当今多元文化交相碰撞、融合的时代,“和而不同”的理念不仅需要我们从理智上理解其价值,更要在真实的体验中去欣赏。欣赏差异是审美的意义所在。讲清楚这一道理,则是美学的任务。

四、从理论建设的层面看“万物一体”学说的当代价值

张世英的思想体现着清醒而敏锐的文化自觉和时代自觉。他对于“万物一体”的阐发既回应了当今时代的要求,也体现着理论建设本身的规律。

---

①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333 页。

②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249 页。

③ 叶朗:《美学原理》,第 197—198 页。

④ 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张世英文集》第 8 卷,第 15 页。

首先,张世英强调了确立自我意识之于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双重任务:既要超越主客二分的窠臼,又要树立“主体”观念。凡言中国文化之特点者,不离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中国思想文化的整合性确实规避了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传统导致的各种割裂。但不能说因为有了整合性,中国思想就一定比西方哲学更加高明。小农社会的旧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弊病是思想的随意和模糊,在现实中则成为权力的附庸。若对此弊端没有明确的意识而吸收外来思想,其产物就既是主客二分的,又是模糊随意和压制主体意识的。张世英指出,中国文化发展当前最需要的,反而是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强调“在场”“主体意识”的部分,如自主意识、科学态度、严谨分析的方法以至“征逐精神”等。① 审美境界最高阶段固然表现为忘我投入宇宙大化,但要达到这个境界,却要经过“无我”到“有我”再到“忘我”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自我观念在其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国古代的“无我之境”并不能直接成为当今美学的有效资源,就是因为它限于社会文化环境而没有发展出明确的自我意识。我们应更加重视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在自我观念方面的变革和积累。张世英指出,王国维对“境界”的阐释将“景”与“情”分别对应“客观的”与“主观的”,既是对清代叶燮“遇合”说的发展,又是对近代西方美学理论的直接引用,表明其“已明确地突破古典美学而跨进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门槛。”②

张世英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意见,现代中国美学的前辈学者已有了一定的积累。朱光潜的“距离说”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朱光潜的“审美距离”学说,从属于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自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兴起的“自律论”思潮。但其实朱先生并没有遵从“为艺术而艺术”的时说。他对“不即不离”和“生命情趣的往复”的强调③,表明他的学说实质是境界论的。朱光潜的思想来源与其说是近代西方的现代派,不如说是古代中国的道家。但与中国古代思想不同,朱光潜的“距离说”又是一种建立在清晰的自我意识基础上的境界论。就此而言,张世英的“万物一体”也承接了朱光潜的美学。今天我们的进一步的理论建设需要先把这些前辈学者的成果“照亮”,继续探索一种既有自我意识而又不膨胀自大的中国美学的发展道路。

其次,张世英对哲学本身也有自觉的反思,并启示着当代中国美学的理论自觉。他指出,哲学具有“奥秘性”与“公开性”的双重特点。④ “奥秘性”是指思想的深邃性,要跟人云亦云的“常识”不一样,要有一定的质疑精神。“公开性”则是能对思想加以表述,使之可以被理解,简单地说就是“讲清楚”。这两个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对立的。“奥秘”与“公开”的区别还直接体现在语言上。“奥秘性”体现为“诗意的语言”,打破日常意义的惯常联结方式,让人的精神得到更多的自由。但“自由”的代价就是失之于松散和随意,高度个人化的体验和表达很难积累和传播。“公开性”体现为概念式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支持的讨论长处在于规范、严谨,而代价则是概念体系在自相勾连中脱离了真实的生活经验和现实问题。

当代美学的理论自觉要求“奥秘性”与“公开性”的平衡。当代美学倾向于“公开”方向的概念化。至其极端,学术写作就不再以问题为驱动,而仅仅为满足学科建制的要求,“为讨论而讨论”。中国古代美学则偏向于“奥秘”方向的诗意化。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道”“气”等,都以日常而诗意的言说去表达精妙的体悟。至其极端,则表现为旧的“天人合一”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如果说传统的“道学”在小农社会的高语境文化环境中还能支持一些有建设性的讨论,在社会高度分化的当今时代则已无可为继。当今美学需要把敏锐的质疑、精妙的智慧与清晰的思考和表述结合起来。就此,张世英的哲学思考和写作就是一个范例。

五、小　结

综上所述,张世英的“万物一体”学说在美学

① 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张世英文集》第 8 卷,第 85、133、321 页。

② 张世英:《中西文化与自我》,《张世英文集》第 8 卷,第 132 页。

③ “艺术能超脱实用目的,却不超脱经验。艺术家尽管自己不落到人情世故的圈套里,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不了解人情世故。艺术尽管和实用世界隔着一种距离,可是从来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大艺术作品不是人生的返照。”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5 页。

④ 张世英:《哲学导论》,《张世英文集》第 6 卷,第 117 页。

理论的不同层面都有启示意义。首先,该学说以区分“符合论”与“去蔽论”切入“美本质”问题,接续朱光潜、宗白华的学术传统而将审美重新归于人的心灵活动。“万物一体”聚焦于意象的生成过程,将“美”置于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创造性的“我—你”关系和“相遇的世界”,摆脱了认识论传统的束缚。其次,张世英将自由的审美境界置于精神世界的最高层面,以“无神的宗教感”(“崇高感”)作为审美理想。他强调面对现实的“挣扎”和“磨炼”,也标举提振人心的“惊异”和“想象”,充实和深化了意象理论中的“感兴”概念。再次,张世英的美学观是其自成一体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美学思想的背后是以“流动”和“不同而相通”为核心主张的历史观、伦理观和文化观。他提出以“同类感”促进我们对他人和万物的尊重和欣赏,为面对自然的生态美学与面对异文化的“和而不同”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最后,张世英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历史使命有着充分的自觉。他以“万物一体”纠正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之弊,又强调自我、自主、自由等观念以克服中国古代天人学说的模糊性和压迫性。他重视思想的展开方式和表述方式,力求发挥哲学的“公开性”,把问题和概念分析清楚,讲清楚。

从朱光潜、宗白华到张世英,前后传承的美学学者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学原则。第一,他们围绕着当代中国哲学、美学的核心问题展开,在基本理论层面重新阐释“人心一点灵明”的意义。第二,他们对美学基本理论的探讨都不脱离实际的审美现象、艺术创作和欣赏,也都体现着对人生、历史、文化的关切。第三,他们以问题为中心广泛吸收外来的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不以成说为圭臬。中国古人提倡“为己之学”,一“己”的真问题汇聚着整个时代的真问题。问题引领着研究。朱光潜化用克罗齐而更新了古代道家的境界论,张世英吸收了黑格尔、海德格尔、马丁·布伯等,也对古代禅宗、心学有所发挥。这些探索都有一以贯之的追求、原则和方法,并在时代问题的激发下不断推进。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Professor Zhang Shiying's "All in Integrity" Theory

Sun Tao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re Arts*, *Beijing* 100073,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Shiying's (张世英) "All in Integrity" (万物一体) theory is based on the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ources of thought, 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This theory breaks through the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of dichotom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both beauty and arts, and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autiful, the true and the good at the level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l spirit world. It emphasizes the aesthetic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world to human beings, and places the free aesthetic realm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spirit world. It focuses on the idea of "being diverse but related" and extends to self-consciousness, religious sublimity and the concepts of time, tradition and ethics in different eras and cultures. All of these lead to a profound and extensive realm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issues.

Key words: Zhang Shiying (张世英), "All in Integrity" theory, spirit realm,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刘曙光)